

# 猪坚强和《格老子四川人》幽默中的前行

汶川地震展现川人乐观豁达，大灾难重塑中国民族精神

西望汶川 周年祭·前行

A2版

现代快报

责编 赵勇  
美编 陈恩武  
组版：星期二

从地震到重建，短短的一年时间，浴火重生的四川让中国惊讶，而中国则让整个世界为之惊讶。  
2008年5月12日14:28，突如其来的灾难让数万人丧生，更让许多人无家可归。但是，遭受如此劫难的四川，让全世界看到的，却不仅仅是眼泪、伤痛、坚强，四川人还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独有的幽默、乐观和豁达，比如说那个流行的段子《格老子四川人》，比如那头在博物馆中养老的“猪坚强”。

四川人的幽默和豁达，帮助他们度过了震后一年的剧痛期，四川人用近10万生命的付出，重塑了中国的民族精神，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以人为本的公社会正在形成。

温家宝说：一个民族在灾难中失去的，必将在民族的进步中获得补偿。灾难也是一笔财富，它让人们失去了家园、失去了亲人，但它更让我们懂得了生的可贵、懂得了爱的恒久。乐观豁达的四川精神，一切以生命为指归，传递出一种向前向上的力量，这，何尝不是中国的民族精神。

■本报撰文  
快报特派记者 朱俊骏  
■本报摄影  
快报特派记者 江波



现在的猪坚强很开朗、很悠闲

## 正在减肥的“猪坚强”

在建川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都在为最后的开馆忙碌着的时候，猪坚强也不闲着。

猪坚强现在已经有380斤了。见到猪坚强的时候，正是中午。在500亩的建川博物馆里，它独占了一个300多平米的院子，两只黄色的山羊做了这个院子的看门人。

猪坚强的饲养人是个叫王福清的老农。“现在中午我都不给它吃饭。”王福清用扫帚轻轻地拍打着猪坚强的身子，这头母猪很舒服地哼哼起来。

猪坚强去年6月刚被送进博物馆的时候，才100斤。这头被埋压了36天的猪全身漆黑，

瘦得只剩皮包骨。

猪坚强受到了丰厚的待遇。用飘柔给它洗澡，一个月后，这头母猪浑身洁白。但好吃懒动的天性让它急速肥胖起来。

“如果现在还不减肥，身体就会很糟糕了。”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计划中，这头猪至少应该还要活个10年，甚至20年。

所以，现在猪坚强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减肥。王福清控制了它的食量，每天只能吃一斤专供饲料，其它的时间，猪坚强都要独自出去溜达，自己在小树林里找食。

“猪坚强”是怎样诞生的

但在猪坚强的眼中，王福

清这个老头子并不讨喜。它更喜欢的是一个叫黄毅的女孩。黄毅是建川博物馆市场部的一名工作人员，每天都要带着大把记者去看猪坚强。

而这头母猪看见黄毅之后，也会一改慵懒的模样，立马从地上翻滚起来，用嘴把栅栏拱开，先不急着出来，而是用耳朵在门框上回蹭着挠痒痒，挠够了之后就呼噜唧唧地跑出来，往黄毅的腿上蹭。有时候趁人不注意，还会在黄毅的衣服上咬上一口。

对待猪坚强，黄毅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，她只要在猪坚强的腋肢窝里挠一下，这头猪马上就会躺在地上，四脚张开，等着黄毅的按摩。

猪坚强更喜欢和黄毅去散步。每天傍晚，黄毅总会带上猪坚强到猪舍旁边的小树林去溜达。这时候猪坚强就像个撒欢的孩子，一定要奔在黄毅的面前。黄毅假装追不上，停在那边生气，猪坚强就呼地倒在地上，等黄毅过来。但是，黄毅一挪步子，猪坚强又飞快地奔向前去了。“它在听呢。”黄毅说，猪坚强果然是头公猪的话，绝对是会表露无遗。

“这好比一个硬币的两面。”石维说，“在逆境中的自嘲和幽默其实是一种自我的宣泄和治疗，这和乐观坚强的本质是一样的。”

## 流行段子《格老子四川人》

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去年的大地震中，猪坚强式的幽默一直在四川大地上流传。“面对如此的灾难和痛苦，四川人并没有丧失幽默与豁达的语言天赋，他们创造出了许多令外省人甚至外国人大为吃惊的段子。”

《格老子四川人》的作者之一石维是个地道的四川人。这个操着一口川话的作家在读起网上流传的这些段子时，别有一番韵味：“一汶川地震幸存者被国外救援队救出后，记者采访，问他感觉怎样。幸存者想了半天说：‘狗日的地震凶啊！老子被挖出来后看到都是外国人，还以为把老子震到国外去了。’”

另一个流传在网络上的故事也让石维津津乐道：我们这儿离北川县城不到20公里，地震中100%的房屋受损，第二天坐了一夜，第三天搬到小学的操场，因为停电，就是没倒的房子冰箱里的东西也都开始变味了，所以所有人都把冰箱里的存货拿来煮了，一大堆人围着吃。这时候直升机在操场上空盘旋。

人们，怎么可以收藏一头猪呢？“太不严肃！”

不过，抗议的人中没有一个是四川籍的，这让樊建川很欣慰。“我之所以收藏它，是觉得它既然经受了36天的磨难还能活下来，就很有意思。”

樊建川花了3000元从老农手里把猪坚强买了下来，又另外给了老农一万元。“我承诺给这头猪送终。”樊建川说，如果这头猪能活20年，博物馆就养它20年。最后会制成标本，永久保存在博物馆里。

好多人都把猪坚强的坚韧和乐观看作是四川人的象征。但在这个中国最大民间博物馆的老板看来，猪就是猪，不能跟人相提并论，“不然就乱套了。”

猪坚强更喜欢和黄毅去散步。每天傍晚，黄毅总会带上猪坚强到猪舍旁边的小树林去溜达。这时候猪坚强就像个撒欢的孩子，一定要奔在黄毅的面前。黄毅假装追不上，停在那边生气，猪坚强就呼地倒在地上，等黄毅过来。但是，黄毅一挪步子，猪坚强又飞快地奔向前去了。“它在听呢。”黄毅说，猪坚强果然是头公猪的话，绝对是会表露无遗。

“这好比一个硬币的两面。”石维说，“在逆境中的自嘲和幽默其实是一种自我的宣泄和治疗，这和乐观坚强的本质是一样的。”

“大家都说：惨了，解放军在上面看我们这样大鱼大肉，半点都不像灾民，估计不会来救我们了！”

而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都江堰。当一个小女孩被从废墟中救出时，早已守候在外面的妈妈扑了上去，嚎啕大哭。在担架上的小女孩反而说道：“妈妈，哭嘛嘛，好难过啊！”

“我们在看了那么多坚强感人的故事之后，突然涌现出如此的幽默，让世人惊异，但在四川人看来，这并不奇怪。”石维说，“一个群体永远保留着他的地方文化特性，在他处于最自由和最危急的两种极端时候，这样的特性总是会表露无遗。”

“这好比一个硬币的两面。”石维说，“在逆境中的自嘲和幽默其实是一种自我的宣泄和治疗，这和乐观坚强的本质是一样的。”

## 并未出现的自杀高峰

而“猪坚强”这一特异的行为艺术轻喜剧，将四川人的幽默推向了高潮。

石维念念不忘的一些专家的“预言”。曾经有专家说，地震后半年将会出现一个自杀的高峰。但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年，除了个别的极端事例外，根本没有自杀高峰的出现。

“这些人根本就不了解四川人。”石维说。早在2008年的7月，在成都召开的一次地震学术会议上，一位人类学家就发出警

告：四川人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人格，不研究这种文化人格，就不可能进行创伤心理治疗。这位专家不相信北京、上海，甚至国外的一些心理学专家能够解决多少受灾群众的心理问题。

一年了，四川人用自己的乐观、幽默以及天生的自我修复能力，让世人刮目相看。所以，樊建川在规划地震博物馆的时候，总觉得应该把这些幽默的段子在大厅里展现出来。

但是，数十个幽默段子和漫画在被装裱了之后，樊建川又一次犯了难，“该挂在哪里，这是个问题。”原本，樊建川想把它们挂在博物馆的入口处，但如此沉重的主题博物馆，让人一进入就看见如此轻松的收藏物，并不协调。

“所以，纵观这一年，四川人在精神上的自我修复，其实都是这个‘疏’字在起作用。”石维说。

樊建川想把它们挂在博物馆的入口处，但如此沉重的主题博物馆，让人一进入就看见如此轻松的收藏物，并不协调。

“大家说：惨了，解放军在上面看我们这样大鱼大肉，半点都不像灾民，估计不会来救我们了！”

而“猪坚强”这一特异的行为艺术轻喜剧，将四川人的幽默推向了高潮。

石维念念不忘的一些专家的“预言”。曾经有专家说，地震后半年将会出现一个自杀的高峰。但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年，除了个别的极端事例外，根本没有自杀高峰的出现。

“这些人根本就不了解四川人。”石维说。早在2008年的7月，在成都召开的一次地震学术会议上，一位人类学家就发出警

告。

樊建川又想把这些段子放在尾厅，等游客怀着沉重的心情出来的时候，能够看着这些段子感受到四川人的幽默。但是，尾厅已经没有更多的空间来放这些东西了。

“总得找个法子把它挂起来。”樊建川说，地震都挺过来，这个问题总是不难解决的。

“拜水都江堰，问道青城山。”在石维看来，四川人的精神特征，可以从这两个具体的物象上来解读。已有数千年历史的都江堰依旧能灌溉田地，就在于当初建造者的一个“疏”字，只有把水流疏导而不是堵塞，方能为我们所用。

“所以，纵观这一年，四川人在精神上的自我修复，其实都是这个‘疏’字在起作用。”石维说。

樊建川想把它们挂在博物馆的入口处，但如此沉重的主题博物馆，让人一进入就看见如此轻松的收藏物，并不协调。

“大家说：惨了，解放军在上面看我们这样大鱼大肉，半点都不像灾民，估计不会来救我们了！”

而“猪坚强”这一特异的行为艺术轻喜剧，将四川人的幽默推向了高潮。

石维念念不忘的一些专家的“预言”。曾经有专家说，地震后半年将会出现一个自杀的高峰。但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年，除了个别的极端事例外，根本没有自杀高峰的出现。

“这些人根本就不了解四川人。”石维说。早在2008年的7月，在成都召开的一次地震学术会议上，一位人类学家就发出警

告。

樊建川又想把这些段子放在尾厅，等游客怀着沉重的心情出来的时候，能够看着这些段子感受到四川人的幽默。但是，尾厅已经没有更多的空间来放这些东西了。

“总得找个法子把它挂起来。”樊建川说，地震都挺过来，这个问题总是不难解决的。

“拜水都江堰，问道青城山。”在石维看来，四川人的精神特征，可以从这两个具体的物象上来解读。已有数千年历史的都江堰依旧能灌溉田地，就在于当初建造者的一个“疏”字，只有把水流疏导而不是堵塞，方能为我们所用。

“所以，纵观这一年，四川人在精神上的自我修复，其实都是这个‘疏’字在起作用。”石维说。

樊建川想把它们挂在博物馆的入口处，但如此沉重的主题博物馆，让人一进入就看见如此轻松的收藏物，并不协调。

“大家说：惨了，解放军在上面看我们这样大鱼大肉，半点都不像灾民，估计不会来救我们了！”

而“猪坚强”这一特异的行为艺术轻喜剧，将四川人的幽默推向了高潮。

石维念念不忘的一些专家的“预言”。曾经有专家说，地震后半年将会出现一个自杀的高峰。但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年，除了个别的极端事例外，根本没有自杀高峰的出现。

“这些人根本就不了解四川人。”石维说。早在2008年的7月，在成都召开的一次地震学术会议上，一位人类学家就发出警

告。

樊建川又想把这些段子放在尾厅，等游客怀着沉重的心情出来的时候，能够看着这些段子感受到四川人的幽默。但是，尾厅已经没有更多的空间来放这些东西了。

“总得找个法子把它挂起来。”樊建川说，地震都挺过来，这个问题总是不难解决的。

“拜水都江堰，问道青城山。”在石维看来，四川人的精神特征，可以从这两个具体的物象上来解读。已有数千年历史的都江堰依旧能灌溉田地，就在于当初建造者的一个“疏”字，只有把水流疏导而不是堵塞，方能为我们所用。

“所以，纵观这一年，四川人在精神上的自我修复，其实都是这个‘疏’字在起作用。”石维说。

樊建川想把它们挂在博物馆的入口处，但如此沉重的主题博物馆，让人一进入就看见如此轻松的收藏物，并不协调。

“大家说：惨了，解放军在上面看我们这样大鱼大肉，半点都不像灾民，估计不会来救我们了！”

而“猪坚强”这一特异的行为艺术轻喜剧，将四川人的幽默推向了高潮。

石维念念不忘的一些专家的“预言”。曾经有专家说，地震后半年将会出现一个自杀的高峰。但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年，除了个别的极端事例外，根本没有自杀高峰的出现。

“这些人根本就不了解四川人。”石维说。早在2008年的7月，在成都召开的一次地震学术会议上，一位人类学家就发出警

告。

樊建川又想把这些段子放在尾厅，等游客怀着沉重的心情出来的时候，能够看着这些段子感受到四川人的幽默。但是，尾厅已经没有更多的空间来放这些东西了。

“总得找个法子把它挂起来。”樊建川说，地震都挺过来，这个问题总是不难解决的。

“拜水都江堰，问道青城山。”在石维看来，四川人的精神特征，可以从这两个具体的物象上来解读。已有数千年历史的都江堰依旧能灌溉田地，就在于当初建造者的一个“疏”字，只有把水流疏导而不是堵塞，方能为我们所用。

“所以，纵观这一年，四川人在精神上的自我修复，其实都是这个‘疏’字在起作用。”石维说。

樊建川想把它们挂在博物馆的入口处，但如此沉重的主题博物馆，让人一进入就看见如此轻松的收藏物，并不协调。

“大家说：惨了，解放军在上面看我们这样大鱼大肉，半点都不像灾民，估计不会来救我们了！”

而“猪坚强”这一特异的行为艺术轻喜剧，将四川人的幽默推向了高潮。

石维念念不忘的一些专家的“预言”。曾经有专家说，地震后半年将会出现一个自杀的高峰。但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年，除了个别的极端事例外，根本没有自杀高峰的出现。

“这些人根本就不了解四川人。”石维说。早在2008年的7月，在成都召开的一次地震学术会议上，一位人类学家就发出警

告。

樊建川又想把这些段子放在尾厅，等游客怀着沉重的心情出来的时候，能够看着这些段子感受到四川人的幽默。但是，尾厅已经没有更多的空间来放这些东西了。

“总得找个法子把它挂起来。”樊建川说，地震都挺过来，这个问题总是不难解决的。

“拜水都江堰，问道青城山。”在石维看来，四川人的精神特征，可以从这两个具体的物象上来解读。已有数千年历史的都江堰依旧能灌溉田地，就在于当初建造者的一个“疏”字，只有把水流疏导而不是堵塞，方能为我们所用。

“所以，纵观这一年，四川人在精神上的自我修复，其实都是这个‘疏’字在起作用。”石维说。

樊建川想把它们挂在博物馆的入口处，但如此沉重的主题博物馆，让人一进入就看见如此轻松的收藏物，并不协调。

“大家说：惨了，解放军在上面看我们这样大鱼大肉，半点都不像灾民，估计不会来救我们了！”

而“猪坚强”这一特异的行为艺术轻喜剧，将四川人的幽默推向了高潮。

石维念念不忘的一些专家的“预言”。曾经有专家说，地震后半年将会出现一个自杀的高峰。但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年，除了个别的极端事例外，根本没有自杀高峰的出现。

“这些人根本就不了解四川人。”石维说。早在2008年的7月，在成都召开的一次地震学术会议上，一位人类学家就发出警

告。

樊建川又想把这些段子放在尾厅，等游客怀着沉重的心情出来的时候，能够看着这些段子感受到四川人的幽默。但是，尾厅已经没有更多的空间来放这些东西了。

“总得找个法子把它挂起来。”樊建川说，地震都挺过来，这个问题总是不难解决的。

“拜水都江堰，问道青城山。”在石维看来，四川人的精神特征，可以从这两个具体的物象上来解读。已有数千年历史的都江堰依旧能灌溉田地，就在于当初建造者的一个“疏”字，只有把水流疏导而不是堵塞，方能为我们所用。

“所以，纵观这一年，四川人在精神上的自我修复，其实都是这个‘疏’字在起作用。”石维说。

樊建川想把它们挂在博物馆的入口处，但如此沉重的主题博物馆，让人一进入就看见如此轻松的收藏物，并不协调。

“大家说：惨了，解放军在上面看我们这样大鱼大肉，半点都不像灾民，估计不会来救我们了！”

而“猪坚强”这一特异的行为艺术轻喜剧，将四川人的幽默推向了高潮。</